



作为语文老师，在阅读教学中，我经常向学生强调要有阅读耐性。抛开阅读耐性，一味讲阅读技巧，我觉得近乎缘木求鱼。有时，我更愿意把阅读耐性称为“阅读定力”。有了阅读定力，更能感受到阅读的温暖。

高中时，曾有一位语文老师说：“你们要养成终生阅读的习惯，那是一生都受用不尽的财富。”多年来，她的这句话一直伴我左右，鞭策着我，让我一日未曾离开过阅读。我今天能拥有一点阅读定力，能养成热爱阅读的习惯，是应该感谢那位老师的。当人生的寒流袭来时，我因阅读而获致心灵的温暖，迎来人生的春天。从教二十年来，我也像我的高中语文老师那样，在课堂上着意培养学生终生阅读的兴趣，而不只是教他们解读阅读题的方法。我希望他们将来也一样坚信阅读可以使灵魂脱离低俗，抵达崇高，坚信阅读是人生的幸福之源。

直到上初中，我才开始自己买书来读，我的藏书行为也始于彼时。学校所在的小镇上有一条老街，老街上有一家电影院（上小学时，我们就由老师组织带领着从乡村小学步行七八里路来这里看电影，当时的老街在我记忆中热闹喧嚣，颇为繁华，到我上初中时就破败不堪了），电影院斜对面有家“桃园书店”，书店里既出租旧书，也售卖新书和新期刊。我在那里买了我的第一本杂志《少年文艺》，买了我的第一本藏书《四十自述》（胡适著，竖排本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的“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”之一种）。这一书一刊为我周六下午回家（那时实行的是单休）的七八里路途增添了无穷乐



阅读的温暖

● 毛本栋

趣。那时我每周回一次家，路上车辆稀少，周六下午放学后我就徒步回家。书包里除了课本和作业，还塞进了那一书一刊。出了小镇，走上乡村公路，我就把它们掏出来读，边走边读，走累了就坐到路边的地坎田塍上读。春天油菜花开粲然，我背后是一片绵延无际的金黄的油菜花，馥郁的花香把我灌醉，花间蜜蜂的嗡嗡声和路上汽车摩托车的隆隆声，交织于我的耳畔。美丽的花海和生动的文字，令我一醉一陶然，心头诗意萦绕。

小镇上那时还有家新华书店，几个大书架上稀稀落落地散放着一些书，我在课余总喜欢穿越大半个小镇去那里闲逛。有一次，我发现书架上赫然陈列着一整套“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”，估计才上架，询问营业员，得知可以零售，于是节约每周的生活费，竟然陆续买回了大半，它们成了我早年

藏书中的精品，为我宝贵。阅读那些书，我遂形成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最初的认知，虽少得可怜，但已远超同侪，成为我语文学习的一大优势，为我日后学习文学打下了基础。当其他同学还不知胡适为何许人时，我已反复读过多遍《四十自述》。胡适书中的几句话常常感动着我——“我就这样出门去了，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，——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，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，一点点用功的习惯，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。”“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，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，如果我能宽恕人，体谅人——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。”多么朴素而深情的话语！当时感觉我的母亲像极了胡母，现在我多么想对已故的母亲说出几句类似的话来。

待我上初二，从小带着我玩的二表哥卫校已毕业，到镇卫生院上班了。院里给他分了一个大约三十平的房间，位于职工住宅院的北边。这个职工住宅院的前身是老卫生院，我小时候常在这里看医生、打针、住院。旁边建了新院后，老院重新修葺，分给职工居住。职工住宅院近旁就是我就读的初中，表哥那时还单身，下班后都骑单车回家，他分的那间房就给我住了。房间一隅摆了一张单人床，床边靠墙放着一张书桌，上面摆着一排表哥从家里带来的书，有姑父上教师函授班时用的语文课本，也有大表哥读过的书。有一本大表哥读了多遍的岳麓版古典名著普及本《红楼梦》，像块厚厚的砖头，我很久都没勇气拿起来啃。冬天下晚自习后，回到空荡荡的房里，倍感冷清，百无聊赖，就动了翻看《红楼



师道

二〇二二年第八期